

SHI JIE FENG HUA TU SHI

SHI JIE FENG HUATU SHI

主 编：解恒铮

日
本

卷

16

世界风化图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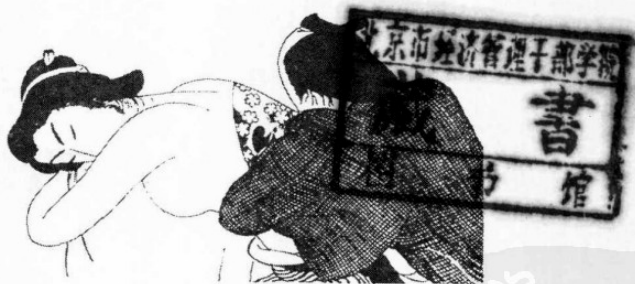
吉林摄影出版社

C913
30:16

87515



世界 日本 16 主编：解恒铮 风化图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新加坡
PDG



引 言



日本人也同世界上其它人一样，以自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神。日本最早的神和神话并不一定是日本独有的。其中有些可能起源于亚洲大陆，但很快就按日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改头换面了。

然而最初连神的影子也没有，倒有个像蛋一样的东西。从这个蛋里生出了七代神，其中包括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俩。日本的神话就是从他们俩真正开始的。

这兄妹俩以一柄神叉搅动混沌世界的岩浆。几点浆水从叉尖滴下去，凝固在海中，成了一座岛。他们在那个岛上立起了一个形如阴茎的柱子，将天地分开，接着又发现哥哥身上有的，妹妹没有。于是决定将他们自己合二为一。他们通过观望一对情鸽，学会



了亲嘴的本领，又在鹤鸪的启示下做出了幸福结合的其余动作。


日本诸神都生于伊邪那美，生火神时她受够了罪，连生殖器都被烧坏了。最后，她从自己的呕吐物、粪便和尿中分别生出金神、土神和水神后便死去了，并且消失在冥府中。

伊邪那岐悲痛欲绝追随她到了阴间。她求他不要看她那可怕的样子，但他忍不住瞥了她一眼，望见她腐化了的的身上爬满了蛆，不由叫道：“我闯进了一个多么丑恶、肮脏的世界！”

伊邪那美闻言大怒。她特命“阴间丑妖”追杀其兄。他好容易摆脱了女妖们的追赶，又不得不用岩石挡道才没有被她的妹妹兼妻子擒去。这些事使他怒不可遏，于是按照日本的传统方式——以丈夫的一句话断绝夫妻关系，宣布与伊邪那美离婚。她为了报复，发誓要在他住的岛上每天掐死一千人，而他则回答要在一天内建起一千五百座供人生子的房屋。

伊邪那岐回到阳间，极力清除从阴间带回来的死人的污浊。他在立花河中彻底洗了





一个澡，又生出了许多神：从他的左眼里爬出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他的鼻子里又钻出了风神须佐之男。天照大神被分配治理高天原，而她的弟弟须佐之男则受命治理大海。可是，他非但不为接受这一使命高兴，反而大喊大叫，恨自己不能去阴间与母亲团聚。在下阴间之前，他决定先上天去看她姐姐。

须佐之男性情粗暴。到了他姐姐的管界后，他毁坏了稻田的沟渠，又极不体面地在神圣的殿堂上拉屎。但是，最糟糕的恶作剧还是当天照大神及其侍从们正忙于在大厅里织圣衣时，须佐之男将一匹被剥了皮的小马扔进去，使一位织女受惊，不慎刺穿了自己的生殖器而死去。

天照大神是有耐性的女神，她深爱自己的弟弟。开始她忍受着他的行为，替他解脱，宽容他，希望这样能制止他，但现在他做得太过份了。一气之下，太阳女神隐退到伊势（如今的一个有名的游览点）附近的一个黑暗的岩洞里，整个世界随之漆黑一片。

众神召集会议，统一意见，大家几次设



女神像

法引诱天照大神出洞，她都不动弹。最后，一口缸被扣在那个洞前。“高天骇人女神”爬到缸顶上，象旧式巫女那样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并开始跺脚，起初很慢，渐渐地越跺越快，同时转动眼珠、挥舞矛枪，在众神的喝采声中，她情欲狂发，露出乳房，并将她的





裙子扯到阴部以下。此刻，表演达到了令人战栗的高潮，一双双眼睛全盯着她那神圣的生殖器，众神发出让整个宇宙都能听见的狂笑。

天照大神不能眼看着众神当她不在场时那样开心。她将头伸出洞，看究竟什么如此好笑。一面镜子立刻被推到她面前，“高天骇人女妖”叫嚷发现了一位新女神。这下，天照大神完全失去了冷静，拼命伸手去抓她在镜中的影子。“强臂郎”乘机捉住她，将她从躲藏的洞里拖了出来，整个世界又恢复了光明。

文化总是要受流行风尚和潮流的影响。本国和外国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虽然表面在变，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这种根源与神道有关，但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政治家在 19 世纪末为推行强烈的民族主义而炮制的国家神道教，而是指所有对自然的崇拜、民间信仰、古代神和旧式礼仪。它们反映了一个由地地道道的农民组成的民族的信奉，而日本从许多方面来说仍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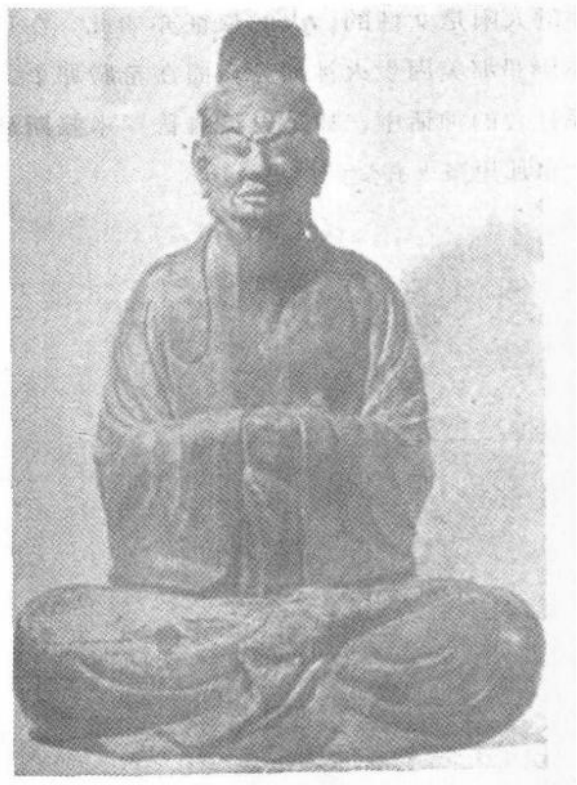
的一个民族。

在7世纪神道两家为区别于佛教而创造出来，但很难说这是一种宗教，因为它几乎不带任何抽象的推测，也并不显示对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的觉察和兴趣。在古代日本人的头脑里，天堂里到处是勤劳种稻的庄稼人，是一个很惬意的地方。事实上，最早的神话是典型的日本故事。它们围绕人际关系展开，并自由地添些性的趣味。

神道有繁多的仪式。一个人从事神道和他生来就是日本人一样自然。神道是许多神话和仪式的总和，它们构成了日本的生活方式。神道系庆祝仪式而不属信仰。所谓神道徒是没有的，因为神道主义不存在。

妇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而又矛盾的角色。在庙中，修行的仍是处女，而从古到今，日本生活中最受赞美的人物之一却是母亲。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也许因此而十分重要。在父系社会里，太阳往往是男性的。例如，在孟加拉，人们一年一度庆祝大地女神与太阳神的婚姻。在印度和日本开天辟地的神话一样，从海上升起的太阳象征着生命的力量，





男神像

但它是与一位男性神“湿婆”相联的。在带有母系文化痕迹的神道中，情况正相反：大地由一位手持矛枪的男神大国主命所统治，而水是生命的源泉。从水中升起的、象征日



本的太阳是女性的。火的象征亦如此。在日本伊邪那美因生火神而死，而在希腊那个父系社会的神话中，却是男英雄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盗火并受到严惩。



女神像

性崇拜显然是自然崇拜的一部分。日本的神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并不因性行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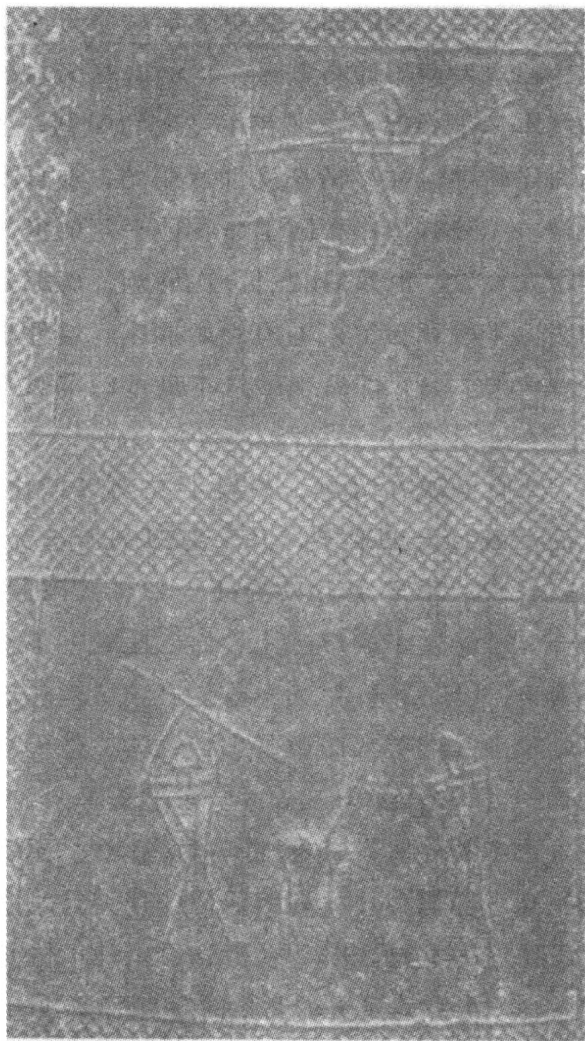


身感到愧疚。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一旦受了鹤鸪的启发便不能自制了。性的确是大自然的基本，中心部分，不存在过失的问题。像这对兄妹神这样尽情享受性欢乐的，在日本众神中无独有偶。大国主命在他平定的世界中情人无数，他只遇到过一次麻烦，而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与情人的丑姐姐同床。这件事导致他的后裔，即后来的日本皇帝们都被判为凡人。


人们常说在日本，只要不被当场抓住，从而受到社会的耻笑，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也就是说，享乐主义只受社会禁忌的限制。这样说可能过于简单。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伊邪那美、伊邪那岐和亚当与夏娃。后两位因夏娃咬了一口苹果而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只是在知道什么是好坏后，才有可能犯罪。

这样的神话在日本则不可能存在。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并没有因他们的任何行为直接受惩，从未被赶出什么伊甸园。他们的危机是在丈夫看到妻子被腐化的身体后爆发的。造成这一不幸的是伊邪那美的羞耻感，而不是她的什么自觉的行为。日本神可以泰然享受





铜铎绘画



性欢，却对脏污，特别是死的脏污十分恐惧。伊邪那岐看到他妹妹腐烂恶臭的身体后，自己差一点死去。也许可以说，脏污是日本人的“原罪”。必须补充的是，神道和许多宗教一样，认为女人比男人更脏，因为血是一种脏污。过去，日本某些地方的妇女常在月经来潮时被隔离于专门的小屋中。

这种性与死的关联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乔治·巴达继其他人之后，已对此有了雄辩的论述。尽管性本身在日本思想中不属罪过，但似乎确实存在对性欲所能纵容的（尤其是从女人身上）摧毁力量的深深惧怕（不消说，这也不是日本特有的，许多天主教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反映）。

嫉妒是这种为日本人所恐惧的摧毁力之一。由此可以解释他们对女人深为矛盾的态度。女人，尤其是作为母亲，受到人们的崇拜，但作为贞洁的败坏者，又为众人惧怕。伊邪那美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死和脏污的化身。出于嫉妒，她甚至发誓一天掐死一千万人。然而，她没有理由嫉恨另一个女人，因为，据我们所知，伊邪那岐的生活中并没有



第二个女人，但伊邪那美恨自己失去了妻子的地位。大多数日本妇女，不管她们怎样生爱吃醋的婆婆的气，或遭不忠的丈夫的冷落，都不能没有这种有夫之妇的社会地位。任何夺走这一地位的威胁都可能激发出最凶狂的嫉妒。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男人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仍有新娘子在婚礼中带白帽子的风俗，那帽子看上去象是用布单松松地在头上扎成的。这在日文中叫做“角隐”，即遮隐“嫉妒”这个角。

或许可以认为，须佐之男——太阳女神的弟弟是“坏”的，但这肯定不是抽象的、绝对意义上的“坏”。他是风神，坏也只不过去鼓风。他最大的罪行也不过是他那反复无常、自私、粗野的破坏行为，这对于日本社会来说是够严重的。他是一个任性的少年，恣意“惹事生非”。顺便提一下，这个动词常被日本人用来描绘他们在亚洲战争中的行为。他们的暴行也象风，往往刮得飓风一般也不是他们的过错：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传统社会中须佐之男所受的惩罚并不罕见：他被放逐，不得已成了流浪汉。这个





不幸的命运却事实上使他成了一名相当典型的日本英雄。在幻想故事中，违反社会准则的强人不一定受谴责。控制日本人行为的不是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社会准则。但因为



弥生陶器



它们如此根深蒂固，非英雄不能破除。而破除的唯一办法是置身于社会之外。个人的力量相对于社会整体终究是渺小的。

日本人的英雄学崇拜往往是这样：既维持人们在封闭社会中的安全感，又使他们通过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英雄，间接地尝到极端个人主义的禁果。同时，任性英雄（日文：无赖）的冲动暴力以及他对社会准则的轻视有时被看作是一种诚挚的表现，反映了他反对人为规定、伸张个人的纯洁的本质。最后，英雄与莫名其妙的成人大喊大叫的生气的孩子再像不过。因此，吵闹的风神远不是什么罪恶的典型，他甚至得到了人们的几分爱怜。他的“坏”不是罪过，而仅仅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有教养的人能学会抑制住这种本质。事实上，须佐之男在非常体面地与“稻米公主”结为夫妻后依然如此。他和妻子一块儿过上了安分、平淡的小康之家的生活。

天照大神对她狂暴的弟弟的可恶行为起初持十分温顺的态度。她那样宽容弟弟的任性，就像一个过于溺爱的母亲对自己的儿子的过错视而不见。不管怎样，他对自己也无





能为力。最后当事情发展到过于严重时，是她而不是他隐退到洞穴里。人们可以象许多日本文艺的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那样作出结论：男人如受宠的暴君一样统治着女人。然而这种观点很肤浅，因为通过观察最基本的现象（而神道是真正基本的），可以看出女人有一种令男人畏惧的力量。

日本神话中，女性的生殖器魔力更大。一个叫猿田昆古的阴茎神有一个又红又长的鼻子。这个会行走的阴茎，生命力量的象征，具有无比的威力：魔鬼们见到他便逃。然而据说当“高天骇人女妖”脱下她的裙子时，就连猿田昆古也毫无气力地像一朵死花般枯萎下来。

人们发现早期的雕像中就有表现女神展示其生殖器的。这种形象后来转变成“观音”，佛教中的仁慈菩萨。“去看观音”仍是一句流行的口语，表示去逛脱衣舞厅。并且，只有在日本，才可能出现一位世界著名的电影明星在其母亲的葬礼上坚持要吻她阴部的事情。新闻界以尊敬的、而不是大惊小怪的态度广泛报道了这件事。